

宁波好书

塑老兵群像 现军垦记忆

——读谢志强短篇小说集《老兵》

蒋静波

军垦历史是共和国历史不可分割却鲜为人知的一部分，是不能忘却的珍贵记忆。谢志强的短篇小说集《老兵》讲述了当代老兵在新疆屯垦戍边的故事，塑造了老兵群像，弘扬了西部开拓精神。

《老兵》集合了51篇系列小说。形式上，每篇2000字左右，单独成文，单篇其实就是小小说；内容上，在同样的背景、环境中，用一个个老兵的故事多角度呈现了艰苦的屯垦历史，整体就是一部长篇小说。这种碎片化的表达，是当今世界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新动向。

老兵的故事来源于谢志强的家庭及其童年、少年的记忆。谢志强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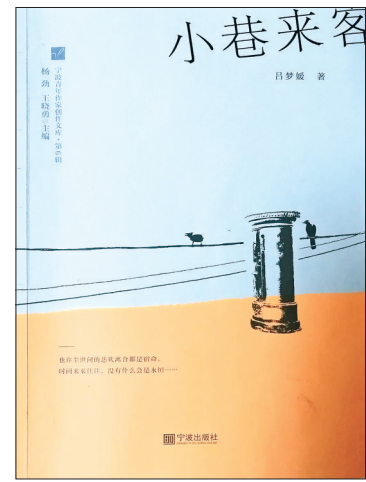


展现小巷人们的生活图谱

——吕梦媛小说集《小巷来客》读后

罗鹏飞

以有限的阅读经历来品味吕梦媛的《小巷来客》，我从中窥视到了文学创作的传承性。虽然吕梦媛与我提到的两位作家，不一定构成“师徒”关系，但我的确发现了三部作品的相似处。先说意大利作家伊塔洛·卡尔维诺的中篇小说《看不见的城市》，它以城市的贸易、



书人茶座

一本看不懂的畅销书

颜文祥

“是的，我承认我感到受了愚弄。这本书不肯来迎合我，它没有任何要取悦于人的企图，总是使读者感受到一种令人激怒的自卑感…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书啊——没有任何观点，只凝聚着聪明而睿智的读者们惨败的阅读经历……乔伊斯激起了我的厌恶。一个作家永远也不应该嘲弄读者，让他们显出一脸蠢相；然而，《尤利西斯》所干的就是这种嘲弄读者的勾当。”这是奥地利著名学者荣格读了英国文学大师乔伊斯的代表作《尤利西斯》之后的心得体会。

我读过不少有关《尤利西斯》的评论，这样真实而又坦率地说出自己内心感受的还是第一次见到。或许，他说得有些偏激，但作为一家之言，我敬佩荣格不随波逐流的非凡勇气。

《尤利西斯》作为一部公认的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之作，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，但它晦涩、诡谲，犹如一部天书，令读者望而生畏。因此，我丝毫不怀疑荣格的那番

父亲曾是王震将军的警卫员，后与战友们一起转业组成新疆兵团农一师一团，将热血和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沙漠。几十年后，当沙漠变成了大片绿洲、果园，老兵们却如秋叶飘落，带着他们的故事，相继安静地离开。2007年，谢志强的父亲走后，作者凝视着父亲骨灰里的一枚弹片和一本残疾军人证，后悔当年没有向父亲了解更多关于战争的故事。从那时起，这位军垦二代作家，感到肩上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。

雷蒙德·卡佛说过，一个作家，具有了观察世界的独特的方式，他就成功了一半。在书中，作者的视角基本围绕着食与性(即粮食和女人)两个基本元素：前者如，困难时期缺少饲料养鸡的难处(《空磨》)，用羊乳替代母乳哺育孩子的无奈(《母羊》)，孩子捡到鸟蛋想给老兵父亲消除浮肿的希望落空(《鸟蛋》)……后者如，以抓阄形式选择新娘(《抓阄》)，每到礼拜六腾出单身宿舍让分居的夫妻团圆(《过礼拜六》)，南征北战五年后见到腆着大肚子的老婆(《驾驶员》)，因怕姑娘看不上老肥岗位而撒谎(《刘斌撒过一次谎》)……正如作者所言，“所有的政治的色彩，可从这两个元素里生发”。

《老兵》采用碎片化的微小叙事方法，用细节撑起了整个故事。在《父亲》中，父亲的身体就是一个气象站。父亲的脑袋里留着弹片，腰部挨过刺刀。天阴，父亲身体里的旧伤会发作引起疼痛，而农场广播的气

象预报，有好多次跟父亲的预报相反，可每一回，都是父亲的气象预报准确。“父亲的身体就是气象站”这个细节背后，隐藏着父亲九死一生的戎马生涯以及带给身体的创伤。

作者善于利用细节步步推进，进而爆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。在《没有》中，作者从宏观到微观，由远及近，步步为营，在一连串的“没有”“不”中，那些埋头苦干、质朴讷言、时时处处为人着想、从来没有享受生活、也不曾想过得到回报的老兵的形象跃然纸上。1949年2月1日，三五九旅改编，“只有数字，没有故事”；1949年12月5日，原七一九团战士星夜兼程，穿越无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平叛，17天，1580里，“只有数字，没有故事”；1954年，三个团集体转业，屯垦戍边，“还是没有故事”；1994年，副司令员慰问老兵，一问一答：回过家吗？没有。坐过火车吗？没有。到过乌鲁木齐吗？没有。见过飞机吗？没有。当副司令员将老兵接到乌鲁木齐安排档次的最高宾馆入住时，老兵“竟然不敢随便走动，因为他们没有见过一个房间有那么多设施”“不敢坐、不敢掀、不敢摸”。晚上，他们和衣睡在地上，“省得麻烦人家”。整篇小小说，没有故事，却蕴藏着许多故事——它们就潜在水面下的“冰山”之中。

小小说的特点是“小”，注重的是细、小的东西，如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、一个物件，但它的内涵

新苗。作者仿佛懂得克隆技术，任意取点生活元素，就能写出一篇小小说。读者可以当它是一个大家族成员的先后登台，或者一条小巷里已经死去人物的一次重生，或者肉体活着的灵魂已经走向死亡，或者把多年前的婚礼现场进行了复原。现实生活中的破镜重圆、红颜薄命、生老病死、生儿育女、叶落归根、外出谋生、成长烦恼、家庭变故、医疗事故、婆媳矛盾等都蕴涵在《小巷来客》中。

精写细节与写活人物是小说创作的不二法门。《小巷来客》中随处可见非常好的人物表现与细节表述：如原在粮站工作的郑东爸下岗后不抱怨、不气馁，自谋生路当了屠夫，杀猪能一刀致命，在当地很快出名。“那些待宰的生猪是知道必死无疑，估计都会排队让郑东爸来结果，也好痛痛快快地上路”。(《郑东家的石榴树》)物质匮乏年代，孩子路过沿街点心店闻到香喷喷的芝麻煎饼时露出渴望相，“有几次趁人不注意，我伸出手指去沾掉落在炉面上的芝麻，哪怕只沾到一粒塞进嘴里也能乐半天”。(《静静流淌的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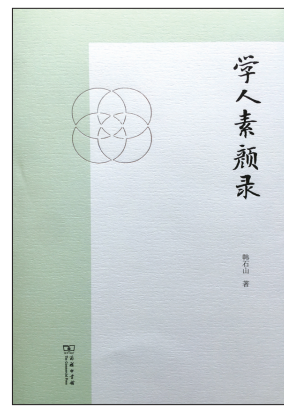
水河》)吸毒成性的老爸为了钱，把女儿当商品出卖。“她那终日睡在床榻上吞云吐雾的爹爹，把她兑换成了一堆白花花的银子。即便知道钱家娶如花似玉的女儿过门是为了冲喜，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。冲喜也好，填房也罢，只要聘礼给得多就行”。(《玉姑娘》)此外，《活成传奇的曹老师》《八月十五月儿圆》《风吹得树叶沙沙响》等篇，刻画人物同样入木三分，人物经历催人泪下。

文学是语言的艺术，《小巷来客》的语言特点是简洁明快而非冗赘虚胖，简洁是短篇小说的灵魂。李敬泽说，好作家一定要有自己的腔调。俄罗斯著名作家康·帕乌斯托夫斯基说，“作品中形象的生命是受作者的意识、记忆、想象、经验制约的。”吕梦媛的文学个性已经在《小巷来客》中初露锋芒，51篇小小说，好比51个精致诱人的盆景。盆景是微观的园林，园林是自然山水的浓缩。生活是海洋，小说是采自海洋的浪花。《小巷来客》也可看作百姓日常生存状态的微观调查实录，其味道是在生活里“泡”出来的。

如何再现父辈们的军垦历史？如何呈现老兵们崇高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？我在反复的阅读中，找到了答案。

荐书

《学人素颜录》



作者	韩石山
出版	商务印书馆
日期	2019年11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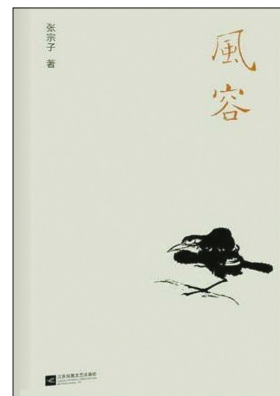
韩石山专注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，在《学人素颜录》这部随笔集中，共收录了18篇文章。论述的对象既有胡适、傅斯年、徐志摩、朱自清、叶公超等大众熟知的学者、作家，也有外国文学专家常风、历史学家阎宗临等。文人的素颜是清贫的。在《傅斯年：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》中，作者记录了傅斯年在去世前一天晚上夫妻两人的对话，让人动容。冬夜寒冷，妻子俞大维为傅斯年在小书房里点着一个火盆取暖，傅穿着一件厚棉袄伏案写作，妻子劝丈夫早点休息。傅搁下笔说，他正在赶写文章，想早点拿到稿费，做一条棉裤。妻子听了，一阵心酸，欲哭无泪。

文人的素颜是痴迷的。大学问家胡适喜欢买书，当年的书店

对老客户采用赊账的办法，来了好书，让伙计送到顾家家里，看中什么留下就是了，结账的时间则放在端午、中秋和年底。胡适在1922年5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今天是端午节，连日书店讨债的人很多。我近来买的书不少，竟欠书债六百多元，昨天向文伯处借了三百元，今天早晨我还没有起来，已有四五家书店伙计坐在门房里等候了，三百元一早就发完了。”读到这些文字，心里总是忍俊不禁。

文人的素颜是较真的。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现在早已传为经典，但它发表的过程可是一波三折。在《徐志摩的学历与见识》里，作者考证出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上海有名的《学灯》副刊，名为《再会吧康桥》，是当作散文刊出的。徐志摩说这是诗，要分行。编辑知错就改，很快便分行刊出，结果又错了。徐志摩写这首诗，有意提倡一种新的诗风，每十一字为一行，这家报纸刊出时则是八个字一行。用徐的话说是“尾巴甩上了脖子，鼻子长到下巴底下去了”。最后第三次刊出，才有了现在的样子。(推荐书友：虞时中)

《风容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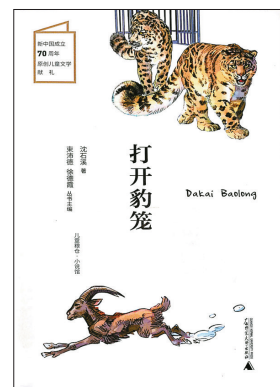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	张宗子
出版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日期	2019年12月

若干年前，一次偶然的的机会，购得《书时光》(《往书记》)，读完后惊叹于张宗子先生的博观约取、举重若轻。后来，又读了他的《一池疏影落寒花》和《梵高的咖啡馆》，更是深感其作品清新隽永、以小见大。近期得知《风容》面世，立即购得一册。

张宗子先生以各种传世典籍为主要依据，即使是残章断简也会琢磨一番，他的思索由读书而发，杂糅阅读之后所写的随笔，呈现出奇特的时空横截面。金人元好问写过30首《论诗》绝句，第20首诗云：“谢客风容绝古今，发源谁似柳州深？朱弦一

拂遣音在，却是当年寂寞心。”作者取“风容”二字作为书名，精选56篇随笔散文，篇幅或长或短，形式不拘一格。这部作品集的文章极富趣味性，看似信手拈来，却事有来历，文有出处，括过一本书、一首诗、一幅画、一部影片、一件古物……讲述了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，清新而质朴、含蓄而流畅。人物堪称历史与生活的灵魂，是演绎世间百态的角色。许多人的生活，离不开读书，如何寻找其中的乐趣呢？为此，张宗子先生动情地写道：“读书有悬疑，生猜想，找根据，得答案，最是乐趣。”对于读书和写作，他认为“重读比读重要”“改比写还重要”。好书应该常读常新，重读能对书的理解更上一层楼。同样文章经过修改，“小则补阙挂漏，大则脱胎换骨”。可谓真知灼见！(推荐书友：戴骏华)

《打开豹笼》



作者	沈石溪
出版	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日期	2020年6月

《打开豹笼》是一部动物小说集，收录了七个短篇。作者沈石溪被称为“中国动物小说大王”，他笔下的动物被赋予了人的品格。

本书基本采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事，且小说常常被纳入“全知全能”的叙述视角中。如在文集同名短篇小说《打开豹笼》中，作者以“我”的视角见证了红崖羊在免于豹子的威胁后，从繁衍、兴旺、内斗再到衰落的过程。

小说中的羊群构成了一个社会形态，尽管社会的组成是红崖羊而非人，但这种社会形态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观照。比如失去威胁和压力后，整个群体趋于懈怠，比如羊群为了资源和权力进行暴力的争斗。小说以动物写人，将读者与故事拉开了距离，消解了小说直接性的暴力因素。(推荐书友：姜琪)

可自始至终没有找到一本《尤利西斯》。他说，《尤利西斯》在西方不畅销，只有少数学者及大学生对它有兴趣。东京明治大学教授近藤耕人也说：“自从1932年有第一个日译本以来，日本总共也只有3个版本的《尤利西斯》，最近一次出版是在2年以前，每次印数也很有限。在日本读《尤利西斯》原著的人不多，读日译本的读者更少，而读的这些人多是对西方文学有特别兴趣的。”

中国掀起“读《尤利西斯》热”，不是因为中国对西方文学感兴趣的人特别多，否则，为什么《尤利西斯》在中国会成为一本畅销书？这里我想问的是这些热爱《尤利西斯》的“知音”真的理解这本书吗？

也许有人会说，不理解又怎么了，只要我们知道这是一本奇书，有读过这本书的经历就够了。其实，这正是很多人读书心态不成熟的表现。中国的读书人一直缺乏独立自主意识，爱虚荣的心理导致读书时滋生出一种互相攀比的心理，读书成为追逐时髦、为自己脸上涂彩的手段，总以为别人读了这本书而自己不去读一读就枉为读书人。明明

知道读不懂《尤利西斯》，仍硬着头皮去读，读书成了一种自我虐待行为，这又何苦呢？

《尤利西斯》是一本好书，读书人是应该知道这本书的。拿一本《尤利西斯》，翻一翻，开开眼界，去图书馆见识一下，不是更好吗？不！有人会觉得，家有《尤利西斯》可以显示自己真正读书人的身份，这就像时下有些土豪出门上超市也非要开豪车。

中国读书人这种互相炫耀、互相攀比的心理导致了书市的一些不正常现象，《尤利西斯》畅销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事例。据说，日本著名小说家村上春树曾对中国的这种现象表示过自己的愤慨。他的小说《挪威的森林》是一部有着很深内涵的社会问题小说，他说，全世界如果有1万人理解它，就心满意足了。没想到此言一出，这本书在中国竟发行了100多万册。接到这个消息，他不是惊喜，而是感到一种悲哀，他认为有的读者糟蹋了他的书。

如果乔伊斯知道中国读者对他的《尤利西斯》那么热爱，不知九泉之下的他会作何感想？